



#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中文系

## 论林幸谦离散书写中的创作转变 与认同意识

科目编号：ULSZ 3078

学生姓名：郭书麟

学位名称：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老师：曾维龙 师

呈交日期：2015 年 4 月 3 日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 目次

|                           |     |
|---------------------------|-----|
| 题目.....                   | i   |
| 宣誓.....                   | ii  |
| 摘要.....                   | iii |
| 致谢.....                   | iv  |
| <br>                      |     |
| 第一章 绪论.....               | 1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             | 1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             | 3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架构.....          | 4   |
| 第四节 前人研究回顾.....           | 6   |
| <br>                      |     |
| 第二章 林幸谦之离散经历与创作转变.....    | 13  |
| 第一节 三地中文系学业生涯.....        | 13  |
| 第二节 心境与创作转变.....          | 19  |
| <br>                      |     |
| 第三章 林幸谦书写中的认同意识.....      | 26  |
| 第一节 对身份属性的认同意识.....       | 26  |
| 第二节 身份认同感的缺失而产生的边陲情结..... | 33  |

|     |            |    |
|-----|------------|----|
| 第四章 | 结论.....    | 41 |
|     | 参考文献.....  | 45 |
| 一   | 中文书目.....  | 45 |
| 二   | 英文书目.....  | 47 |
| 三   | 期刊/论文..... | 47 |

## 图表

|      |                          |    |
|------|--------------------------|----|
| 图（1） | 林幸谦三地留学过程与其心境和创作之转变..... | 20 |
| 表（1） | 林幸谦之著作与其写作主题.....        | 13 |

# 论林幸谦离散书写中的创作转变 与认同意识

##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11ALB05223

日期：2015年4月3日

## 摘要

马华作家林幸谦是在马来西亚土生土长的海外华裔的后代，在出国留学之前，他未曾经历过离散之苦，却已对离散课题十分关注，并善于把对身份认同的叩问通过文学书写来表达。林氏以离散作为书写之首要主题，目的是想透过文学来呈现出南来华人的历史面貌，或是海外华人在异地生活的情景与心理感受，尤其是对于身份认同的迷思与悲愤。

以“论林幸谦离散书写中的创作转变与认同意识”作为论文题目，主要是从林幸谦的三地学业生涯经历中分析其创作转变，并从他的书写中剖析其身份认同意识，揭示出离散经历对林氏创作上的转变与他对海外华人身份认同上的思想定位。林氏尝试到台湾去亲身接近中华民族社会，试图走进中心，寻找身份所属，然而他的意图并未能如愿以偿。后来，他又到香港留学，带着一样的身份回归憧憬，却也一样遭到幻灭，因此他的创作上产生了微妙的转变，而对于海外华人的身份所属，他开始觉得迷惘，甚至觉得一旦流散在中国以外的华人，便注定永远找不到身份的认同感，终生漂泊在中国的边陲，当个失去身份所属的边陲孤儿。因此，林氏的认同意识由两方面建构而成：一，离散者对于身份属性上的追寻；二，身份在无法被认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边陲意识。

**关键字：**离散、身份认同、海外华人、身份追寻、边陲

## 致谢

在我完成论文的艰辛过程中，所幸得到了许多人的帮组与鼓励。在此，我欲通过文字来表达对他们的谢意。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曾维龙老师。一开始，我在设定题目的过程中遇到种种困难，因为我在论文领域中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学生。曾维龙老师总会对我的论文题目提出建议，纵使面对意见不合的情况，但曾维龙老师的态度仍然和善，并且循循善诱，给予我无限的包容。设定论文题目后，曾维龙老师总会从百忙中拨冗，对论文的内容进行指导与纠正，还会向我提出一些对论文帮助颇大的书籍。再此，我十分感谢曾维龙老师的细心指导。

接着，我要借此机会感谢我的家人。在我离开家乡来到金宝念书的这段时间，他们会不时致电来给予关心与鼓励。当我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遇到瓶颈与挫折时，他们会时常给予安慰，重新点燃我撰写论文的动力，也能从他们对我的爱、信任与鼓励中得到自信。当我打算到南方学院图书馆寻找资料之时，他们毫不犹豫地资助我一切的费用，让我无需为经济而感到忧虑。

再来，我无法不向我的大学同学说一声谢谢。当我决定到人生地不熟的南方学院图书馆寻找资料之时，小白、彩雯与欣凌义无反顾地陪伴着我，当我的向导，加上伟云热心地提供住宿，让我省去了许多麻烦，故此我非常感激他们的陪伴与帮助。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我因不堪压力的冲击，情绪变得极为不稳定，所幸得到身边的一群朋友——嘉仪、慈语、荣腾、仲康、嘉燕、子恩、敦铭的包容与鼓励。此外，我也要向宇琪、坚伟与素环道谢，在我的压力到达



极限的时候，他们带我到槟城参与当地的习俗，让我从中舒缓压力。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大家聚在一起撰写论文，彼此鼓励与提供意见的情景。在这三年的大学生涯中，他们给了我终身难忘的回忆，让我变得坚强，也让我学会了朋友之间的相处之道。若没有他们的出现，我的大学生活将会是一片黑暗。他们的出现，为我的大学生涯绘上了斑斓的色彩。能够认识到他们，我此生无憾。谢谢！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对象

林幸谦，1963 年生于马来西亚森美兰州芙蓉，祖籍福建永春人，是马华文坛中新生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虽在马来西亚土生土长，但对祖国情怀一往情深。他在学业生涯里经历了两次离散，在马来亚大学获得文学士后，便飘洋过海到台湾政治大学修读硕士，后来又回到香港中文大学完成了哲学博士。林幸谦热爱中华文化，纵使身为海外华人的后裔，他依然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为炎黄子孙，原以为可以在台湾看到文化回归的曙光，然而他仍然要面对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因而感到悲愤至极，最后在香港修读博士时，也面对一样的问题，于是他对身份与文化回归的执着才慢慢感到释怀，这种心境上的转变也间接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虽然如此，林氏的文学依然具有浓烈的离散特质，尤其是对身份认同的意识与焦虑。

中国在历史上因经济、政治等因素而发生过大规模的移民潮，对移民者来说，南洋便是他们的黄金梦土。几个世纪下来，许多中国人陆陆续续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游于斯的祖国，远赴南洋，甚至是世代相随，继而形成了东南亚华裔社会。对于早期的南来海外华人来说，中国是他们文化上的母体，因此当他们离乡背井来到异国另谋生涯，在地理与心理上必然会面对许多冲击，如文化、身份、习俗、饮食、语言上等。对地理而言，离散者会真切地感受到在异乡为异客的愁苦；在心理上则是对过去的缅怀与未来的悲凉，或对自己的身份所产生的迷思。在这时候，文学对他们而言是不能或缺的生活调剂品。文学

来源于社会生活，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里所反映的产物，若文学创作离开了社会生活，那文学艺术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钟子翱、梁仲华、童庆炳，1984：12）他们通过文学来宣泄异地的社会面貌与生活感受，可以让他们铭记自我与集体记忆，在学术界被定义为“离散书写”。

“离散”一词是指移民者离开祖国流散到异乡生活的情况。在《现代汉语词典》内，“离散”被解释为分散而不能团聚，而这种情况多指亲属之间，带有分离与分散之意。中国学者汪金国与王志远在〈“diaspora”的译法和界定探析〉一文中提到“离散”为英文Diaspora的中文翻译，根据多数的文献记载，字母大写的Diaspora出现在一些特殊历史情境中的族群，特别是公元前6世纪的巴比伦之囚(Babylonian Captivity)。当时，巴比伦帝国征服了犹太王国(Judah Kingdom)，迫使大量犹太从耶路撒冷离去，而一部分犹太人则被俘虏并囚禁于巴比伦城长达数十年。后来，波斯居鲁士大帝(King Cyrus)征服了巴比伦帝国，他同意散布在巴比伦的犹太人重返故土，但仍有一部分犹太人流浪在外，成为一种外来的犹太文化人口聚落。Diaspora也出现在希腊语的《圣经》中，文中提及上帝告诫说若犹太人服从耶和华之话，幸福就会降临；反之，若他们不遵守耶和华的一切诫命与律例，诅咒便会降临，而诅咒的其中一条便是让犹太人漂泊流散在外。（汪金国、王志远，2011：56-57）因此离散是一种惩罚，是违背耶和华的律法所付出的悲惨代价。换句话说，Diaspora原指犹太民族的四处离散，现今指称外国的犹太社群仍然可以使用Diaspora这个词，然而小写字母的diaspora现已成为普通的名词。

深圳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钱超英对“Diaspora”的经典阐释感到忧虑，他认为过度或过于复杂的阐释成为西方流行词汇的追随注视或把专注力

投注在某种微言大义的发掘上。他认为，“Diaspora”就是“流散”之意，“流散”的含义并不过分深奥，不过是指外部的或散在的生活分布，与某种文化中心的疏离，边缘化的处境、状态或人群。（饶奴子，2007：30）由此可见，Diaspora的意义发展到今日已经越来越普遍化，它除了意指指犹太人流散经验以外，也指各个离散族群流散到异地的过程与经历。

## 第二节 研究目的

移民者来到异国生活的辛酸与辉煌随着离散书写而被流传与记载下来，离散文学印证着祖先们如何在一个陌生之地开山劈地、落地生根。离散文学宛如历史之河流，世世代代流淌下来，让现代读者恍若渡河之人，从中理解当年移民者的故事。当黄锦树在〈两窗之间〉把林幸谦的诗评为“过度泛滥的文化乡愁”（张永修、张光达、林春美，2002：312）之时，林幸谦便在〈窗外的他者〉一文中作出这样的反驳：

关于身份认同、文化冲突/差异、中国属性，尤其是边陲课题（periphery/marginality）等问题，对于海外中国人而言，足可以让几代的人加以书写与阐发，是世纪性的一个问题。（张永修、张光达、林春美，2002：314）

中国人移民到南洋的前因后果已经成为历史，但林幸谦提出了很重要的一点，离散书写并不只是停留于过往，即使是未曾经历过离散的离散族群后裔也能为祖先抒发离散课题，而且“离散”是“世纪性的一个问题”。离散书写不应随着时代的前进而止步，反之它应该承继下去，以深化与提升海外华人后代

和中国整体文化。王德威在〈后移民写作〉所提及的“离散不是一了百了，而是该完不完，或完而不了”。（张锦忠、黄锦树，2006：103）对于“离散”这一应该承接下去的书写主题，必定有其研究价值，故欲以此论文研究之，并希望能达到抛砖引玉之效，让学界进一步研究与关注此课题。

北大教授钱理群曾给过林幸谦这样的评语：

全球范围的流亡、移民、迁徙与流动，必然带来全球范围的多元文化与语言之间的相互撞击与渗透，而林幸谦这样的马华新生代作家所面临的种种文化身份、文学表达上的困惑，将越来越成为一种全球的文化与文学现象。（林幸谦，2005：1）

林幸谦的离散书写犹如飘荡到海外的蒲公英，在全世界的华人社会中茁壮成长、开花结果。林氏是移民者的后裔，他的文学创作往往表露出对祖国与文化母体的眷恋与一往情深，或对中国人身份的追寻与认同，更被黄锦树抨击为“过度泛滥的文化乡愁”，但他的文学作品为他冠上了使者身份，而他的使命就是穿梭在铺满海外华人血汗的崎岖道路上，溅起海外华人的历史，绽放在字里行间。故此，如何从他的离散书写中发掘出其身份认同意识，就成了此论文的研究目的。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with 架构

本论文的题目拟定为“论林幸谦离散书写的创作转变与认同意识”。对此，笔者会分章论述林幸谦的离散经历与创作转变，再分析其文学所反映出的认同意识。

首先，林幸谦的离散创作与他的离境经验有关，他在马来西亚、台湾与香港经历了学业生涯，并想藉由留学机会去寻找文化与身份上的认同。就此，笔者会对林氏的离散经历作分阶段的论述，并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引用适当的文本来反映出他的心境之转变，和对他的创作所带来的影响。

除此之外，笔者把林幸谦的文本分为两个认同意识来进行论述——身份认同感的追寻与边陲情结，而文本分析成了主要的论述方法。首先，笔者熟读林氏的文学作品，并树立一个观点，便是避免累赘与偏离主题之情况，故所引用的文本与身份认同意识的课题之间必须环环相扣、互相贯通，主要关注：海外华人是否应该追寻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们是否执着于自己的身份认同课题？身在异乡的他们何以觉得自己是个失去了身份边缘人？这样的纠结在文本中如何表现？而论述的方向在于从林氏的离散书写中找出这些课题之答案。在阅读林氏文本的同时，笔者不断发掘与抽取其中所表露出的对身份的迷思与探索并仔细分析之，突出作者在文本中对认同意识的关注。在论文的撰写过程中，笔者会引用适当的原文进行分析，呼应与印证论文之核心课题，继而整理出林氏的离散书写研究结果。

设定了上述所提及的研究方法为论述依据后，本论文的研究架构为：第一章为绪论，并分为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与架构和前人研究回顾；第二章为林幸谦之离散经历与创作转变，为他的三地学业生涯和创作转变进行分期概括；而

第三章为林幸谦书写中的认同意识，并分成两节——对身份属性的追寻与身份认同感的缺失而产生的边陲情结；第五章则为结论，为整篇论文作出总结。

#### 第四节 前人研究回顾

郭佳佳在《离散者的中国民族主义——华裔学者赵穗生，郑永年面对中国的身份策略》提出“diaspora”这个词是来自希腊字根diasperien，“dia”是“through”的意思，也就是“跨越”之意；“sperien”是指“to scatter”，为“播散种子”之意，结合起来的本意就是“散开”或“离散”。因此这个字本身已暗示了“中心”的概念，这个中心就是关于“家”（home）的预设或想象，而“离散”、“散开”便从此往外发生。“家”在离群的想象中是一个神秘或不可回归的出生地，故“离散”一词描述了“离散”与“归家”之间的流动关系。（郭佳佳，1997：22）

1991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威廉·萨弗兰(William Safran)在“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一文中提出了“离散者”的六大特征：

1. 他们或其祖先从一个特定的“中心”向两个或以上的“边缘”或外国地区移居；
2. 他们维系着一种关于祖国的集体意识与共同神话等——其自然位置、历史和成就；

3. 他们觉得自己并没有/某种意义上不可能完全被现居国所接纳，因此感到部分地与那个社会疏离和隔膜；

4. 他们认为自己祖先的国度是最为理想的，只要时机合适，其后代一定要返回祖国；

5. 他们认为自身有责任保持或恢复祖国的安全以及繁荣；

6. 他们继续以各种方式与祖国维持关系。(William Safran, 1991: 83-84)

值得注意的是，萨弗兰所提出的“离散者”之六大特征，目光似乎过于狭小。纵观其六大特征，不难发现皆局限于有真正经历过离散的移民，并不包括他们的后代。只有深受过离散经历的移民，才会对“原居地”(homeland)有过多甚至于偏激的纠结与憧憬。对比之下，他们的后代在异乡土生土长，没经历过离散之苦，纵然此地并不是他们的祖国，也会接受与融入当地，视当地为“异乡的祖国”，反而对真正的祖国没太大的纠葛，这道理一如张锦忠所说的：“移民的后裔其实是土生土长于斯，‘中国’对他们而言常只不过是一种情感上的诗意想象，是一种集体意识投射的抽象目标。”(张锦忠, 2003: 88)

在许文荣与孙彦庄所主编的《马华文学文本解读(下册)》一书中提及以“离散”作为主轴的文学可以涵括以下内容：

1. 离散、漂泊意识(远离故土或移居他乡所产生的经验与感受形成复杂的离散情景、现象)
2. 思乡、望乡(身处异地而缅怀故乡)
3. 寻找“原乡”(祖辈的故土、自身血缘由来的故乡)
4. 返乡、寻根、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反思



5. 双乡的游移（在迁徙、定居中产生带有对“故乡/异乡”的感触与复杂情感）

6. 批判所居地，思慕故国 等等（许文荣、孙彦庄，2012：511）

对于离散书写而言，作者在文本中所投注的是移民者对故乡的感情纠葛，因此在离散文本中不难发现作者极力反映与铭记离散经验与历史。离散者徘徊在双重或多重文化环境，继而产生个体与故乡、所居地之间的心理拉锯，在离散书写中所展现的可以是追思故乡、文化回归、身份纠结，对国家边疆、中心与边缘的解构，也可以是移民之后，身处异国却憧憬祖国的离散意识，都经常出现在离散书写中。

林幸谦为“六字辈”的马华作家之一，其马华文学具有浓烈的离散特质。张锦忠于〈马华文学的定义与属性〉把“马华文学”一词解释为“泛指马来亚（含新加坡）或马来西亚（含婆罗洲的沙巴、砂拉越及一九六五年前后的新加坡）的华文文学作品，尤其是指一九二〇年代以降在这个东南亚地区冒险的白话华文文学。”（张锦忠，2011：17）

换句话说，“马华文学”指马来西亚华人以华文作为书写媒介所创作的华语语系文学，它属于一种离散书写，与离散经验有着密切的关系。有关这个课题，学者史书美做了独到的区分，她认为中国文学是在中国大陆的作家所创作的文学，而华语语系文学则是在世界各地以华语写作的华语作家所创作的文学。（李有成，2013：14）需要注意的是，后者所指的是从中国离散到世界各地的华语作家，因此华语语系文学便属于离散书写，而马来西亚华人所创作的华语语系文学便是马华离散文学了。

若要为马华文学作更为广泛的解释，便是马来西亚华裔文学。这样说来，马华文学便被归纳为族裔文学了。黄锦树认为，华文文学必然是华人少数族裔的文学，这样的文学，语言文字标志着作家的族裔身份，华文书写更被区隔为一种民族性的标志。（黄万华，2004：283）若站在族裔文学（华裔文学）的角度来观望马华文学，那马华文学与离散文学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为马来西亚华人都是19世纪以来离开中国来到马来西亚的华裔及其后代，故马华书写便是离散华人书写。离散者飘洋过海来带马来西亚生活，渐渐地，结果一番血汗与挣扎后，终于把马来西亚当成了“从属国家”，但这些离散华裔仍然难以摆脱离散历史、中国文化母体与族裔意识，其离散书写中也具有此等特质，故张锦忠认为“马来西亚华裔为‘离散华人社群’的成员”。（张锦忠，1996：74）

根据杨松年对1949年以前马华文学的分期，1919年-1924年是马华文学史上侨民思想最为浓郁的时期，直到1947-1948年间爆发了“侨民文艺”大论战，最终以本土文艺作为结束，提倡去中国性，关怀、反映本土现实生活，主张马华文艺的独特性，但要落实起来却不见容易，这是因为从中国来到马来（西）亚的华人不能摆脱“中国文学传统”（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身处在海外的华人仍然保持着他们的风俗、文化、历史、语言等，以致在华文作品里或浓郁、或轻描淡写地反映出这些方面，形成马华离散文学书写。

对于马华文学的象征，张锦忠提出：

以“离境”为马华文学的象征，其实不无吊诡心酸之处。鄂芜所谓的象征，原指某套促进国家团结、反映人民为共同理念携手合作的信仰系统，而以“离境”为马华文学的象征，其符义刚好相反，部分反映了被边缘化的人民，

不得不然的离心选择。选择离境之后，其实还是一样要面对身份/认同/属性的疑义与问题。（张锦忠，2003：43）

以上的“离境”为离散之意，张锦忠所提出的“离境”为马华文学之象征，与鄂芜的概念背道而驰，主要因素是马华离散作家都是南来作家或其后裔，属于外来者，在心理上无法切断祖国的点点滴滴，以致文学书写都经常以中国为依据，无法创作出促进马来（西）亚人民团结的文学。根据张锦忠对马华离散文学的论述，马华离散文学书写除了具有中国性符号（华文）以外，还延伸出边缘性、身份认同与属性议题等内在蕴含，这与前文所提及的离散文学之六大主要内容相符。

关于身份认同的问题，何国忠在《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一书中提到人们对自己身份的肯定是个体和社会文化影响之间长期互动的结果。在身份认同的讨论中分为两种意义，一方面个体必须能透过具体的生活实践辨认出一己身份之所属；另一方面，个体在自我确认的漫长过程中又无法不受别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是否所影响。生活环境和文化的不同也会影响一个人对自己身份的不同理解和调整。身份认同是由环境所激发的一种认知，并在环境影响下出现一些特有的举动。总的来说，身份认同就是指出自己的特色，确定自己属于哪一类属，不属于哪一类属的规化活动。（何国忠，2002：2-3）

中国学者朱立立的《身份认同与华文文学研究》一书中收录了〈原乡迷思与边陲叙述：从散文看马华新生代作家的身份书写〉与〈历史记忆·始源想象·身份建构：马华新生代作家的历史书写及身份意识〉，详细讨论了许多马华作家（包括林幸谦）对祖国的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的迷思，当中也提及身份认同涉

及个体与族群的主体建构意识，也关乎个人与族群的现实生存境遇和文化境遇。近年来身份认同概念渐渐发展成更为广阔的文化研究领域，内涵日趋复杂，包括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族群认同等等。（朱立立，2008：1）简单来说，身份认同的途径是通过对某政治、文化、国家、族群等方面的认同，这些方面是某身份所属的指引与特征，并从这些方面寻找共同的身份所属。

谢佩瑶在其硕士论文〈马华离散文学研究——以温瑞安、李永平、林幸谦及黄锦树、林幸谦及黄锦树为研究对象〉中对林幸谦的离散书写作出了精细的分析。谢佩瑶认为从林氏的书写中反映了在他意识中明显的双重身份认同，即马来西亚国民和海外华人两种自我认同。林氏无法感受到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认同感，因为他在马来西亚多次亲身体会了种族主义的专横，饱尝自己的族群被边缘化与排挤的处境，也体会到中华文化遭打压与歧视的境况。正是因为国民性身份的不被认同，以至于其向原生性情感认同的靠拢与倾注的情感是如此之强烈。林氏在众多文本中书写自己仿佛是漂泊在边陲的孤儿，对自身族群在大马不知何去何从的处境感到叹谓与哀怜。大马华人被边缘化与文化遭打压的情境，让林氏感触尤深，更引发了其内心自身文化母体的渴慕与追寻，这是因在地身份不被认同而产生的一种归属渴望。（谢佩瑶，2011：89）

陈茂贤在〈中华文化的西化风格书写〉一文中提及在林幸谦的散文书写中喜欢运用“边缘”一词，并把其散文称为“边缘性文类”，把自己称为“海外边缘人”。这与林氏的三地中文系学业生涯经历有关。在马来西亚，他感受到在多元社会中华裔被排挤的境况，然而到台湾与香港留学之后，由于他仍然要面对身份认同的危机，感受到边缘人的悲哀。

祝家华在《作者的诞生：政治悲情、文化乡愁及存在悲悯》与罗宗宇的《生命话语的文学建构——读林幸谦的散文集》都有对林幸谦的散文作出评论，其中谈到他在文本里反映出的边陲意识是来自与政治的边缘化与对华裔的打压。陈鹏翔的《政治·他者的偷窥仪式——谈林幸谦的诗集》以离散书写特质来解读林幸谦的诗篇，主要站在边陲与中心的角度，衔接上林氏的离散经历来分析其诗篇创作。

## 第二章 林幸谦之离散经历与创作转变

### 第一节 三地中文系学业生涯

林幸谦生于1963年，是在马来西亚土生土长的华人，在他留学台湾与香港之前，并没有亲身体验过离散经历，但他祖籍福建永春，这事实让他感受到自己仿佛是漂泊在异地的一叶扁舟，一出世便对自己的祖国有着浓郁的情结，对长城长江魂牵梦萦，身体里流着中华文化母体的血液，对自己的文化母体与身份归属充满了焦虑。简单来说，林氏的身份属于海外华人，但胸膛中却是跳动着一颗中国心，以致离散成了他半辈子的思考课题，也成了他主要的创作主题。

在林幸谦出版的著作中，大部分都具有浓烈的离散书写特质，尤其是对身份的课题：

表（1）：林幸谦之著作与其写作主题。

| 著作               | 出版年份 | 文类 | 创作主题  |
|------------------|------|----|---|
| 狂欢与破碎——边陲人生与颠覆书写 | 1995 | 散文 | 表达身份属性的追寻与边陲人生的书写，如〈禁忌的梦：边陲的异客〉、〈漂泊的迷思〉、〈过客的命运〉与〈溯河鱼的传统〉、〈幻象：在历史边缘〉等。 |
| 诗体的仪式            | 1999 | 诗  | 涉及族群文化认同、边陲意识与身份认同等课题，  |

|          |      |    |  |
|----------|------|----|--|
|          |      |    | 如〈中国崇拜〉、〈独处马大中文系〉与〈边界〉等。                                     |
| 漂移国土     | 2003 | 散文 | 追忆海外华人的悲痛历史与宣泄身为边缘人的苦闷，如〈南渡人的剧场〉、〈乡塔下的归人〉、〈千岛南洋〉与〈生之寻〉等。     |
| 人类是光明的孩子 | 2004 | 散文 | 书写先辈离散心酸、身份认同危机与边缘人之悲愤，如〈祖辈的南洋山川〉、〈哭花〉、〈青春灼痕〉、〈马大文学院〉与〈乱红〉等。 |
| 愤懑年代     | 2005 | 散文 | 表达对边陲的思考，如〈人生历史的边缘〉、〈岁月幻象〉、〈悲与欢的留学记忆〉、〈盛年烟云〉与〈破碎的话语〉等。       |
|          |      |    | 叙述异乡过客的思绪与文  |

|      |      |   |   |
|------|------|---|---|
| 千岛南洋 | 2005 | 诗 | 化乡愁，如〈漂泊之身〉、<br>〈破碎的乡愁〉、〈漂鸟们〉<br>与〈海外人〉等。 |
|------|------|---|---|

根据叶啸《当代马华作家百人传》（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2006年第1版，页241-242）。

林幸谦的文学大多书写海外华裔对中华文化母体的憧憬与回归、身份的追索与认同、边缘人的独白与文化乡愁，也记载了中国人离乡背井到海外的辛酸与辉煌，或去国离乡的创痛与哀怨。林氏与离散书写的渊源与他与生俱来的对祖国的执着与其学业生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曾经漂流于马来西亚、台湾与香港度过学院生活。在他还未出国留学之时，在马来西亚文学的领域中，相对于用马来文创作的马来西亚“国家文学”，用中文写作的马华文学只是边缘文学。（古远清，2008：99）由此可见，马来西亚政府打压中文，包括马大理事会曾一度禁止中文系系外学生选修中文系课程、学生理事会选举时华裔学生集体竞选失势、土著学生集体抗议，要求在校园内禁止出现任何印有华文的印刷体等等。（谢佩瑶，2011：56-57）对此，林幸谦在〈癡癩之路〉中以“癡癩”之病来暗喻马来西亚的弊病：

这是一条深邃之路，没有人能保持超然潇洒的心态。在癡癩的命运面前，所有人都丧失自己。任凭宰割。（林幸谦，2005：90）

林幸谦把马来西亚打压华裔与其文化的弊病暗喻成“癡癩”，所以身处于马来西亚的华裔都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与身份上的认同感，只能任由统治者宰割。此外，林氏也在〈中文系情结〉一文中透露了大马社会歧视中文，对中华文化母



体非常执着的他在这种境况之下更加痛心疾首，因为他一直崇拜的中华文化在他的出生地（马来西亚）居然是那么的卑微。因此，他的文学作品常有对文化属性（即身份认同）课题的书写。

人往往都要向现实低头，在面对现实之前，所憧憬的往往都是那么绚烂夺目。1989年，林幸谦在马来西亚完成了中文系学士课程后，远赴台北修读中文系硕士课程，当时他的心里对自己的身份归属（中国人）有着的浓厚情结，因此他要以去台留学的机会来追寻自己的身份属性。然而，他的身份追寻之途的结果在〈生之寻〉一文中有所透露：

我回到中国人组成的社会，仿佛前世曾经来过，却又极其生疏，赫然发现自己竟是一个身在故国的他者。完全没料到，在中国人的社会里，我的异域感竟有增无减。（林幸谦，2003：258）

林幸谦在出国留学之前，何曾不是对自身的文化母体抱着无限憧憬，以为离开了中文受到歧视的马来西亚，便可以在台湾得到文化母体的回归，继而体会与追寻自己的所属身份，这一如绪论所述：“身份的肯定是个体和社会文化影响之间长期互动的结果。”（何国忠，2002：1）故此，文化是决定人们身份的主要途径，林氏对中华文化的憧憬与追寻，也意味着他对炎黄子孙身份的追求。然而到了由“中国人组成的社会”——台湾，他才惊觉自己仍然要面对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各种问题，恍如“身在故国的他者”一样。林氏到台湾以后，才发现当地的面貌与自己所想象的美好画面具有很大的差距，因为台湾面对着“历史的困境、文化的压制及种族的冲突”。（林幸谦，1999：89）此外，台

湾在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让林氏所憧憬的中华文化母体渐渐褪色。于是，他感到陌生和无助，身份属性的追寻梦也随之宣告破灭。

林幸谦的〈漂泊的诸神〉一文主要描述了他在台湾的边缘日子，其中写道：

自从祖先离乡背井，他们就往回家的路上走，而不是往离乡的路上走，却永远也回不了家，愈走愈远，终其一生，恐怕都回不到故国。（林幸谦，1995：35）

在留台的日子里，林幸谦的身份追寻梦彻底破灭，让他感到心灰意冷。在追寻身份所属的道路上，又岂止是仅局限于祖先那一辈，林幸谦也一样走在“回家”的道路上，但在台湾留学的岁月里，让他意识到海外华人的处境，感受到其实文化与身份的回归等同于天方夜谭，感悟到自己恐怕一辈子都回不了家了。林氏的回归梦注定是失败告终的，白先勇在〈边陲人的自白〉一文中透露了其因素：“而当林幸谦来到台湾，却迟了一步，台湾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的价值混淆时期……在九十年代的台湾，从海外归来，怀着文化寻根热情的华侨子弟，恐怕不可避免感到不同程度的幻灭。”（林幸谦，1995：2-3）这种幻灭来自于中华文化在台湾渐渐地被忽略，林氏对此感到悲愤与煎熬，于是他在〈漂泊的诸神〉一文中写道：

体会到海外人的后裔漂泊的命运只是一出渺小的野台戏，悲壮也罢，凄凉也罢，注定被失根和寻根的吊诡所渗透，一生充满了冲突与矛盾、追寻与失落、希望与痛苦。（林幸谦，1995：38）

1993年，林幸谦又漂泊到香港修读中文系博士学位，让他感觉到“中文系的神话，在崭新繁华的城市中，远远的消逝”。（林幸谦，2003：195）可见中华文化已渐渐消逝并幻灭，在这个忽略中华文化的国度，遑论要从中追寻自己的身份所属。原因一如绪论中所提及的：“个体必须能透过具体的生活实践辨认出一己身份之所属。”（何国忠，2002：2）当林幸谦这一个“个体”无法在香港的社会生活中体验到华人的文化母体，继而也无法辨认出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此外，地理上的关系也让林氏无法在台湾与香港感觉到自己是个中国人，这是因为台湾与香港属于岛屿，这让他感觉到自己被孤立，仿佛身处在中国以外，加上香港在还未回归之前，海外华人处于中国人身份和被殖民身份的纠结之中。很明显的，在他漂泊于这三个国家的过程中，他坠入了一个又一个的中国边陲，并没有寻找到自己的身份所属，而是依然漂泊在中国边陲的孤儿。

林幸谦在〈二律背反的书写旅程〉一文中也有提及中华文化在台湾的处境：

回想八九年初到台北的时候，我怀抱浓厚的文化憧憬，但却破灭了。开始懂得如何抱持怀疑的态度去对待中国母体的文化崇拜，并开发自我，和外界对话。这使我入后在香港的创作，能够更坦然地处理这方面的书写主题。（叶啸，2006：246）

由此可见，林幸谦的离散思考在时光的流淌中经历了离散而产生了思想转折。在留学台湾之前，他以台湾作为文化与身份回归的舞台，然而却事与愿违，于是他面对着漂泊与失去身份归属的命运。之后留学香港，结果仍然一样，因为香港曾是英国的殖民地，港英政府在意识形态上把英语转换为一种殖民与后殖民的文化权力，以此成就后现代香港截然不同大陆的文化与经济形态。（林幸谦，2001：234）故此，他的心境从在台湾时的纠结，发展到在香港时的释然。

在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挫败之后，林氏对文化母体的那份执着慢慢放缓。这种心境的过渡在〈北台湾的岁月〉译文中可窥视一二：

而今如愿来到香江——另一座在历史变局中未知的城市。我满怀喜悦地离开台北，一如当初满怀喜悦地去到台北一样，当年的喜悦是一种虚幻的憧憬，而今天的喜悦出自一种认清真相的释然。（林幸谦，1995：38）

在抱负与现实的落差之下，林幸谦开始思考文化与身份的回归是不是没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对“原乡”一直以来的执着，他觉得自己所憧憬的中国文化与身份回归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于是，三地的学院生涯让他认清海外华人的处境，并从中得到觉悟，从对文化母体与身份所属的纠结与悲愤过渡到一种释然的心境。

整体而言，林幸谦的留学经验构成文学创作和认识摸索中主要的两个阶段——台湾经验与香港经验，其中都是以文化认同和身份定位为中心。在他的内涵思想上，主要围绕在个人身份或整体民族的文化追寻与认同危机。在马来西亚，他感受到自己的文化母体被社会所轻视，于是出国留学成为他寻找文化归属的行程，在国外的书写，成为一种欲求回归的反映或一种身份定位的历程。

（叶啸，2006：245）

## 第二节 心境与创作转变

纵观以上论述，林幸谦在三地学院生涯中的心理和创作转变如下：

图（1）：林幸谦三地留学过程与其心境和创作之转变。



1988年，在林幸谦还未赴台留学前，写下了〈独处马大中文系〉一诗，诗中  
提到：

什么时候  
海外人与原住民  
皆尽失去了航线  
的去向（林幸谦，1999：187）

对于林幸谦来说，中国人的身份等同与中华文化，因为中华文化等同于中国人的象征。因此他对中华文化一往情深，在马来西亚这一个打压中文的社会里，他感到痛苦与挣扎。诗中的“海外人”已经“失去了航线”，透露出他内心的迷惘与无助。这是他心灵独白的表现，可见他在浓厚的中国情结之下，憧憬拥抱中国，心境却在现实世界下处于矛盾的状况。此外，他在〈中文系情结〉中写道：

在填写大学申请表格上，五个志愿中只填写马大文学院，因为在我的国家里，只有这间大学设有中文系。这种填报方式吓坏了我的男朋友和我们的家人。在一个女人与中文普遍受到歧视的社会里，我从此和中文系展开了漫长的文化对话。（林幸谦，2003：19）

文中指明了“女人”在马来西亚“受到歧视”，而林幸谦在文中把自己的身份与思维寄寓在文中的女学生身上，所以“他”的性别受到了当地社会的歧视，以“性别”来暗喻“马来西亚的华裔”受到排挤与歧视的境况。此外，文中也指出了马来西亚社会歧视中文，甚至是当“我”的男朋友知道“我”要修读中文系的时候给“吓坏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中文系。由此可见，林幸谦在出国留学之前，对中华文化一往情深，无论如何也动摇不了他对中华文化的那份执着，因为中华文化是他身份的象征。

1989年冬天，林幸谦赴台留学期间，写下了〈讯息〉一诗：

循自汉唐的砖石  
成群窃据于此  
禁锢的黄河，在春天  
如春花凋谢  
暴露出黄河的子宫：  
禁忌中国  
不叫中国（林幸谦，2005：148）

林幸谦怀着文化回归的夙愿到台湾留学，然而现实面貌与内心的想法背道而驰。诗中的“汉唐”与“黄河”都是中国文化的符码，然而它们都在台湾“凋谢”了。林氏并没有在台湾感受到文化回归的情景与可能性，因此他无法在中华文化被忽视的地方追寻到自己的身份所属，一如绪论所言：“生活环境

与文化定位的不同，也会影响一个人对自己身份的不同的理解和调整。”（何国忠，2002：3）此外，诗末的“禁忌中国”与“不叫中国”是林氏内心悲痛的一种宣泄与呐喊，认为拥抱原乡梦在台湾渐行渐远，因此他陷入了悲痛、挣扎与纠结的漩涡中。

虽然〈破碎的乡愁〉是林幸谦在 1995 年所写的，但诗中再度怀想离乡留学所携带的希望与其幻灭的过程：

秋天我只身离开半岛  
意图结构乡愁的密码  
却发现不堪  
梦的碎片  
滑过银河的中心  
划破中年（林幸谦：2005：1999）

诗题用了“破碎”一词，本就渲染着悲痛与失望的氛围。诗中的“离开半岛”已经指明了林幸谦从马来西亚到台湾留学的时期，并带着追寻身份与拥抱中华文化的憧憬，然而“却发现不堪”，让他的希望在台湾的社会现实中破灭，梦想也已经成了碎片，并“划破”了他的“中年”。“划破”是疼痛的象征，可想而知他在台湾领悟到自己对文化与身份属性回归的美梦在现实中无法寻获，而感到悲痛至极。

1993 年，正是林幸谦去香港修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写下了〈离开民国〉一诗：

离开一座孤岛  
被我伪装成，故乡的异国  
离我远去  
美丽的历史已经颠覆  
消失的他者

也是一种乡愁  
一种伪装的回归（林幸谦，1999：36）

诗中的“孤岛”是指台湾，1993年，林幸谦离开台湾到香港继续深造，在台湾的学业生涯里，他未能体验到自己所憧憬的文化回归，所以他认为台湾只不过是“故乡的异国”，而文化归返的宏愿已经“离我远去”，沦为“一种伪装的回归”。“美丽的历史”所指的是构成华人身份的中华文化，却与台湾隔着一道鸿沟，可见中华文化在台湾已经渐渐没落。林氏到香港留学之后，似乎认清了文化回归的不可能性，而诚如绪论所言，文化认同是身份认同的其中一个内在蕴含之一，当他在文化上无法达到认同，同时也无法到达身份上的认同。对于这一课题，他的笔锋与心境似乎已经从悲痛激昂过渡到一种认清事实的释然上，坦然面对并书写之。此外，林幸谦在〈中文系情结〉一文中把自己定位为女主人公的化身，文中修读中文系的“女人”隐喻着作者本身的思维，文中也提到了：

我的博士身份也只是激发欲望的一种媒体……中文系的神话，在崭新繁华的城市中，远远的消逝，幻灭在我的裙摆地下。（林幸谦，2003：195）

文中的“博士身份”说明了林幸谦的时空定位，也就是在他到香港念博士的期间；“中文系”则是中华文化的符码，指明了中华文化在香港渐渐没落，而他的文化回归梦也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这段引文反映了林氏在香港时对中华文化回归的憧憬渐渐释然，因为文中并没有任何激昂的字词，只充斥着无限的无奈，可见他在认清事实后以坦然的笔调书写中华文化在香港的末路之境。



除此之外，林幸谦的写作视野也在三地留学生涯经历中变得更为开阔。他在〈二律背反的书写旅程〉自道：

在内涵思想上，主要围绕在（小我）个人身份的文化追寻与认同危机，而扩展到（大我）整体文化身份的追寻与认同危机：由个体命运朝向整体命运的探索。因此，我的作品并不只是意图书写个人经历，同时也意图书写更为广大的集体意识。（叶啸，2006：249）

由此可见，在林幸谦还未出国留学之前，他的作品多在描述他个人所面对的身份属性追寻与认同问题。在经历三地留学生涯后，他的书写开始从个人扩展到整体海外华人所面对的身份追寻与认同问题。

虽然种族使用的象征符号如肤色、体质和身形，能够构成一个合体的族体。因此，个体可能看重与自身相似的体质特征，对其产生认同并采取与其相关的行动，但只有文化才能透过人格的内部发展，影响个体的行为或心理。（何国忠，2002：4）也就是说，个体的身份认同不仅仅只是依据外在的象征而归纳，也要通过引导个体行为会心理的文化归属所辨认个体的身份。故此，上述所提及的文本，林幸谦把焦点放在中华文化的回归，实质也是对身份追寻与认同课题上的一种反映，因为文化的归属等同于身份之所属。

总纵观上述论述，林幸谦的创作转变与他的三地学院生涯和心境转变有关。他的心境转变来自于他的留学经历。他在马来西亚感受到中华文化被排挤的滋味，然而在两地留学的过程中，文化回归憧憬遇到一次又一次挫败。对于华人来说，中华文化是华人的母体，是身份的象征，在中华文化被忽略的社会里，他无法感受到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而是感觉到自己一次又一次地陷入边陲，这

无疑是印证了绪论所提及的张锦忠的一句话：“选择离境之后，其实还是一样要面对身份/认同/属性的疑义与问题。”（张锦忠，2003：43）林氏的文化归返夙愿在台湾受到第一层打击，让他陷入悲痛与矛盾之中，也从而感悟到原乡的追寻只不过是内心的一种难以得到的渴望，这使他在香港留学之时能够坦然地面对并接受事实，这是一种离散情怀的转折，继而直接影响了他的创作思维与模式。

从林幸谦的离散经历（三地中文系学业生涯）审视他的创作思维与转变，可以得知他一直无法摒弃“离散”这一课题的思考，正如本地学者谢佩瑶所说的“林幸谦的离散思考一直是其前半生的人生成长中，孜孜不倦追寻的一个答案，不论是在他的散文还是诗歌中都可以看见他不断对自己（也包括他那一代海外华人）的文化乡愁反复追寻、思考、诘问和结构。（谢佩瑶，2011：57）故此，他的创作充斥了离散的主题，尤其是对身份的叩问，并且可以分为两大课题——对身份属性的认同意识与身份认同感的缺失而产生的边陲情结。

### 第三章 林幸谦书写中的认同意识

#### 第一节 对身份属性的认同意识

林幸谦的祖辈从中国移民到马来西亚，并在移居地落地生根，繁衍后代。林氏是马来西亚的第三代土生华人，虽然他在马来西亚土生土长，按理来说对原乡（中国）应该不会产生浓郁的情结，正如张锦忠所说的：“移民的后裔其实是土生土长于斯，‘中国’对他们而言常只不过是一种情感上的诗意想象，是一种集体意识投射的抽象目标。”（张锦忠，2003：88）虽然如此，林氏却承担起与自己年龄与时代不符的使命，书写海外华人的历史沧桑，尤其是海外华人对于身份的迷惘。在他还未出国留学之前，当文化回归梦还未受到挫折之时，他不但对原乡一往情深，甚至在他的内心深处早已把自己定位为中国人。故此，在他诸多文本内都会透露出自己的身份定位，或对“中国人身份”的追寻与渴望回归的心态，具有浓郁的离散书写特质，这一如绪论所述的在《马华文学文本解读（下册）》一书中提及的离散书写内容之一：寻根。在〈溯河鱼的传统〉中，林幸谦透露了自己想要回归与拥抱中国的渴望：

鲑鱼在海洋里成熟壮大到某种程度时，便会在生理时钟的引导下开始它们的溯河洄游。在鲑鱼的一生中，和其他各种溯河鱼或降河鱼一样，这种季节洄游是它们一生最重要、最富于美学的生活形态：充分变现生物界对于故乡的迷恋、向往和忠于朝拜的传统……寻找十余年前它们离开河源故乡的归乡图。当年卵化成鱼后的鲑鱼从河里游向海洋，直到那一天的到来，鲑鱼凭靠当初离开河源的记忆，激励着它们回到了河川尽头的故乡。一大群一大群的鲑鱼，情愿冒着生命的危险，都不愿成为温暖海洋中的异乡客。（林幸谦，1995：42）

林幸谦运用了一系列意象来表达回归中国梦。“鲑鱼”所指的是散居海外的中国人，更是他这个典型海外中国人的缩影，“洄游”表示了他一生中追溯身份所属的目标。鲑鱼“卵化成鱼”后便离开河川故乡，游向海洋生存，一如林氏这个漂泊在海外的中国人。他对故乡感到迷恋、向往，更对中华文化充满孺慕之思，在思想上早已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为流落他乡的中国人，于是他把自己隐喻为鲑鱼，从离开原乡的记忆中找寻回归“河川”（原乡）的途径，当一个真切的中国人。值得注意的是，林氏把鲑鱼比喻成自己，这里的原乡记忆并不是对于原乡的一切记忆，因为林氏在马来西亚土生土长，真正在中国成长并流散到马来西亚的也只不过是他的祖辈，因此他对中国理应不会有任何记忆。换句话说，林氏以借喻手法来表达林氏与海外华人寻找原乡记忆的过程，所谓的原乡记忆是流动在林氏体内的中国情结、中国人身份与中国文化。一如前文所述，林氏还未出国之前，对于自己的身份所属（中国人）极为坚定甚至是固执，只是一直未能找到所属身份的认同感。诚如引文端末所言，他情愿冒着生命危险，也不愿意成为漂泊异乡的中国人，可见他对于追寻自己的身份属性是坚定至极的。

根据绪论所言，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威廉·萨弗兰(William Safran)在“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提出了“离散者”的六大特征之一的便是离散者继续以各种方式与祖国维持关系。林幸谦是海外华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离散者”，他在文本中反映出追寻身份认同感的意图便是其中一种尝试与祖国维持关系的途径。纵然林氏是个身处于中国版图以外的海外华人，但他心系着中国，唯有追寻回自己的身份所属才能感觉到自己与中国之间具有血缘关系的存在。

林幸谦于马大中文系毕业后到台湾深造。台湾是一个由中华民族组成的社会，他认为这是回归中华文化怀抱的黄金机会。林氏一心想要逃脱歧视中华文化的马来西亚，到台湾去追寻自己身份上的认同感，感受当一个中国人的滋味。这样的一种追寻身份认同感的憧憬，在〈漂泊的迷思〉一文中也可以窥视一二：

流放情景，曾经使海外人失去了他们的身份，渴望着回归主流。在中国模式的历史情景中，海外人最沈痛的记忆不外是这种流离的文化情感。由于历史文化的牵引，加上个人的选择，我也走上了寻找回家的路。（林幸谦，1995：34）

上一代的离散中国人渴望回归中国，追寻回自己的身份所属，然而在祖辈时期，一旦离散在异地的中国人要回归祖国又谈何容易，一如林幸谦在文中所写道：

自从祖先离乡背井，他们就往回家的路上走，而不是往离乡的路上走，却永远也回不了家，愈走愈远，终其一生，恐怕都回不到故国。（林幸谦，1995：35）

这些海外华人纵然漂流在外地，但在精神上无法切断与中国的脐带，他们并没有因为离散而离弃自己的身份属性，心里渴望着终有一天能回归中国。当时候的中国人因种种原因离开故国来到异地另觅生活，而推动华人南移分为三股力量：一为中国国内的情势所逼，这包括中国国内政局的不稳定和经济的崩溃等；二为华人本身所具有的冒险精神及善于应变的求生本能；三为南洋物产丰富、土地肥沃及环境条件有利于发展。（林水椽、骆静山，1984：3）这三股力量无疑是对华人产生了一股浓郁的移民吸引力。然而，从这三方面又反映出

海外华人回归中国的艰难性，这是因为国家的政局要从不稳定达到稳定，或是移民者要在异地拼搏出一片天地以衣锦还乡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加上那时候中国不再承认回流的中国人，因此他们只能在海外落地生根，于是形成了现今庞大的海外华人族群。

针对上述现象，林幸谦压抑不了自己的悲伤写道：

可悲的是祖国已不再承认回国的原乡人……更不堪的，海外中国人竟然被海峡两岸的政权当成贡品来祭祀，沦为政治霸权争夺和经济发展下的筹码，壮烈牺牲了，却无名无姓。（林幸谦，2005：36-37）

由此可见，归家对海外华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梦。上述引文的字里行间反映了林幸谦认为有家归不得是一件不堪而残酷的现象，让他感到悲痛和失望，而这份煎熬是来自于他本身对海外中国人不惜追寻自己的身份认同感抱有一份执着，他认为海外中国人无论流散在中国版图外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不应该放弃自己的身份所属。

林幸谦在文章开端就把自身和祖辈海外华人连为一体：

上一代的海外中国人曾经对着中国呐喊：流放是一种伤！到了我这一代，我希望伤口已经不再疼痛。（林幸谦，1995：34）

离散之苦和回归之梦又岂止局限于祖辈海外华人，身为离散华人第三代后裔的林幸谦也渴望追寻回身份所属的认同感，回归中国，希望自己不要再步祖

辈华人的后尘，既回归不了中国，同时也失去了中国人身份，承受着无尽的流放之苦。

林幸谦的离散书写善于把自己与祖辈海外华人合为一体，抱着巨大汹涌的回归中国梦，如滔滔巨浪，冲破了时代的隔阂，冲破了安于现状的泰然。林氏虽是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华人，与真正体会过离散之苦的祖辈华人存在着时代的差距，但林氏与一般上的海外华人后裔不同，他没有安于当个土生土长的海外华人，而是对自己的身份所属抱持着执着的态度，心里埋着一颗回归中国的种子，于是他在〈香港之幻〉忍不住呐喊：

请你解读  
中国的传奇  
请你  
在自己的命运中  
认清你的中国  
尊重自己（林幸谦，2005：97）

在林幸谦到台湾与香港留学之后，发现回归中国梦只不过是遥不可及的宏愿。他发现台湾与香港虽为中华民族社会，但在这两个国家，他并没有感受到回归中国的动向，也没有感受到中华文化的被重视性。当代的香港人并不重视自己的身份属性，也没有浓郁的中国情结，这现象对怀有浓郁中国情结的林氏来说无疑是非常痛心疾首的，他认为无论是第几代的海外华人都不应该放弃自己的身份属性，而是应该认清自己是中国人事实，并尊重与追寻这永恒性的身份。

对于流散在中国以外的中国人来说，要重回中国的怀抱并不容易，若能追寻回自己的身份所属如同重生，林幸谦在〈中国重生的诱惑〉一文中也有这样的描述：

重生，对于逃离大陆的人来说，是一种图腾，象征自由和希望，一种灵魂的追寻，生存的依据。换句话说是一种根，灵魂的根，肉体的根，民族的根，这根的滋味曾被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追寻过，却未曾好好尽情地品尝一下。  
(林幸谦，2005：160)

在马来西亚这个歧视中文的社会，林幸谦更期望回归中国，于是他出国留学，试图追寻回自己在马来西亚所失去的身份认同感，而这些想法与夙愿都被他写入诗篇当中，如〈破碎的乡愁〉：

秋天我只身离开半岛  
意图结构乡愁的密码  
却发现破碎不堪  
梦的碎片  
滑过银河的中心  
划破中年 (林幸谦，2005：54)

这首诗创作于林幸谦离开台湾到香港留学的时期，因此它是他对于拥抱中国的希望与幻灭的一种回顾。当他离开打压中华文化和无法让他感受到自己是一名中国人的马来西亚，到台湾留学的同时，乘着这个机会，到由海外中国人组成的社会追寻回自己的身份所属，当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然而事与愿违，他在台湾仍然要面对身份与文化等问题，让他的意图与希望都变得“破碎不堪”，并意识到“在台湾的岁月，人们体验到回归是一种无可实现的神话”。(林幸谦，



1995: 34) 纵然如此，林氏在还未面对残酷的事实之前，犹如一尾失去身份的溯河鱼，在追寻身份认同感的路上拼搏与奋斗着。

林幸谦在台湾无法寻回自己的身份所属，他领悟到“凡漂泊的，凡思乡的，都属于边缘人。海外人的一生，无非是一幕幕无人评赏的默剧，或是独自演义的寓言，只能以他者的文化作为自己的传统。”（林幸谦，1995：90）虽然林氏的文化与身份认同追寻梦并没有在台湾看见曙光，但他到香港修读博士学位之时，并没有放弃回归的梦想：

放眼未来，我来到香江，开始另一段人生的追寻，在一座命运未卜的城市，追寻自己的身份和姓名。（林幸谦，1995：90）

离开台湾后，林幸谦也是跟当年从马来西亚到台湾留学一样，带着文化与身份回归梦出发，在一座陌生的城市中试图追寻自己的身份与姓名。林氏对于自己的身份所属非常执着，以致视身份的追寻为“人生的追寻”。

香港之途让林幸谦受到了第二次的打击，他感受到“中文系的神话，在崭新繁华的城市中，远远的消逝，幻灭在我的裙摆地下。”（林幸谦，2003：195）可见，不仅台湾，甚至是香港，中华文化也受到了冷漠的看待。生活在缺少中华文化的社会，他无法感受到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而只是失去了身份的海外华人。整体而言，从马来西亚到台湾，再从台湾到香港，林氏一直追寻自己的身份上的认同感，渴望回归中国的怀抱，然而事与愿违，于是在修读博士后，他定居在香港，没有再继续流散，一如前文所述，他对于自己一直所执着的身份与文化回归在现实之下渐渐释怀，因为他“体会到身为海外华人的后裔，漂泊

的命运只是一出渺小的野台戏，悲壮也罢，凄凉也罢，注定被失根和寻根的吊诡所渗透，一生充满了冲突与矛盾、追寻与失落、希望与痛苦”。（林幸谦，1995：38）他领悟到海外华人永远属于一个边陲人的事实。这种思维转折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从对身份认同感的追寻过渡至对身份认同的迷思所产生的边陲意识上。

## 第二节 身份认同感的缺失而产生的边陲情结

林幸谦从马来西亚出发，经历了台湾与香港两地的学业生涯，然而他并没有成功追寻到自己的身份所属，因此他对自己一直所向往的身份回归梦渐渐释怀，开始从全新的方位思考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林氏无法在台湾与香港追寻到自己的身份所属，让他意识到自己的“根，长在漂泊的花的脚下”，（林幸谦，2003：122）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该何去何从，仿佛飘零在边陲的孤儿，面对着边陲的尴尬境况与身份。

马来西亚华裔在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中都属于被排挤孤立的一群，让林幸谦无法在此地得到身份上的认同，仿佛是失去了身份的孤儿，无助地在中国以外的地方自生自灭：

母亲和弃儿，这意义可无限引申，越过南中国海，跨过北回归线，把古大陆和东南亚群岛与半岛贯串起来，万千的海外华人曾几何时皆竟成了中国的弃儿，季候风雨鞭挞着南洋地带，任其自生自灭。（林幸谦，2003：124）

这种把自己定位为漂泊在海外或被中国遗弃的孤儿，所反映出的是对身份认同的探问。林氏认为海外华人犹如漂泊在边陲的孤儿，“以孤飞的方式，继续追寻其族类的理想空间”。（林幸谦，2004：17）

林幸谦从留学经历中感受到失去身份的海外华人如身处边缘的孤儿。根据绪论所提及的，钱英超认为“流散”的含义并不过分深奥，不过是指外部的或散在的生活分布，与某种文化中心的疏离，边缘化的处境、状态或人群。（饶奴子，2007：30）林氏多书写离散主题的文学，在他的诸多作品中，不难发现他以“边缘人”、“海外边缘人”、“边陲的客人”等自称，一如绪论所述，学者陈茂贤为林幸谦的《人类是光明的儿子》这一散文集写序时提到：

在他的散文书写中，林幸谦非常喜欢“边缘”一词。他把散文称为“边缘性文类”，把自己成为“海外边缘人”。在马来西亚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社会中，由于种族主义的挤压，由于身份认同的危机，他感受到身为边缘人的悲哀。（林幸谦，2004：1）

林幸谦就是处在这种境况之中，加上他在台湾与香港的留学生涯中并没有追寻到的身份上的认同感，于是他认为“从一个他乡到另一个他乡，从家乡的异客到异乡的他者，我们始终处于边陲。边陲的人生，不仅指原乡的失落，也说出了身份的暧昧性”。（林幸谦，1999：11）故此，他笔下的作品多感慨自己无法寻找到身份上的认同感而衍生出边陲意识。在《盛年烟云》中，他就透露了这种感慨：

犹如穿越边缘的一种心境，跨过海峡，如今我住在中国的边境，如今我住在中国的边境。城里灯火碧丽，城外，夜色漂浮着天国诸神的荒意，我的南方半岛，落在更渺远的、破碎的天国中。（林幸谦，2003：181）

一如前文所述，林幸谦在香港并没有寻找到身份的认同感，因此他一直处于边陲者的尴尬身份当中。王润华认为林幸谦属于流亡作家，在政治、文化或身份上都有自己所坚持的认同，因此他置身于边缘，永远处在漂泊的状态中，拒绝认同新环境于被其同化，游移于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继而感到孤独、四处探索，对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感到焦虑不安、无所置身。（林幸谦，2003：19）

漂泊、飘零、漂流意味着“失根”的状态，之所以失根，是因为找不到身份的认同、身份的归属。因此，漂泊意识来自于对身份的迷惘，不知自己的身份该何去何从，为身份不明的尴尬处境感到痛苦。朱立立评论林幸谦的文学写道：“因身份的错综与悬浮为其文本带来浓郁的漂泊离散性质……”（朱立立，2008：125）林幸谦的漂泊意识非常浓烈，不难在他的诗句中看出：

神谕的飘  
烘托美人江山的寂寞  
海外人深入旅程  
和黑暗的身影一同离乡背井  
最后落在他界之井  
漂流（林幸谦，2005：57）

后来记忆所及的春天  
失根  
是最后的哭泣（林幸谦，2005：61）

民族的欲望  
在共有根  
的心中，在广大错综复杂的血统故乡的海水把故土埋葬  
纷乱埋葬的憧憬

化为海外的中国  
前世他们离开  
今生的根  
丧失在汪洋的海上（林幸谦，2005：164）

林幸谦在追寻身份认同的道路上跌得遍体鳞伤，让他领悟到中国人一旦离散到海外，身份也会随着肉体而离开，最后成了失去身份的孤儿在海外漂流。“失根”，也就是无法找到身份之归属的一种表达，一种“哭泣”的形式。祖辈离开了中国飘洋过海在异地寻找生路，身份已注定随之而流逝，然而海外华人在异地传宗接代，于是他们的后代，也注定失去身份。诚如绪论所提及的，王德威提出了“离散不是一了百了，而是该完不完，或完而不了”。（张锦忠、黄锦树，2006：103）这句话不只局限于离散主题书写的传承性，也指离散华人的后裔，也在异地当着一个失去身份的海外人，永远处于中国的边陲，始终找不到身份上的认同。

此外，〈破碎的乡愁〉里透露了林幸谦在台湾所承受被边陲化的痛苦：

秋天我只身离开半岛  
意图解构乡愁的密码  
却发现破碎不堪  
梦的碎片  
滑过银河的中心  
划破中年（林幸谦，1999：160）

林幸谦到台湾留学，同时也是在追寻的身份上的认同感，然而却“发现破碎不堪”。在对身份与原乡的追寻幻灭后，他感受到自己漂流在中心以外的边陲，面对着失去中心（身份）的命运。对于海外华人这一尴尬的处境，他在〈南方晚晴〉表露了心中的愤懑：

华侨被说成是孤儿，是政治上、文化上处于孤隔无助的绝境，不论在政、经、教各方面都受尽殖民政府和土人统治者集团的排斥和敌视。（林幸谦，2003：174）

林幸谦指出了海外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处境。流散在中国版图外的华裔被注定成为出身在边陲的孤儿，之所以会用“孤儿”来形容海外华人，是因为从他们的祖辈离开中国开始，就已失去了身份所属，而林氏则是孤儿所生的孤儿。身处在异地的“孤儿”，无论在政治上或是文化上都无法找到认同感，甚至还会被当地政府排挤，因为他们的身份本就不属于当地，而是外来的“他者”。对于这一境况，林氏感受到失去身份的认同与无家可归的心酸。

对于林幸谦的边陲性书写，学者陈慧桦作出了以下评论：

林幸谦的散文都从故国梦出发，企图经由祖父/外祖父的迁徙漂游建构边缘人的性格与神话，由于他有这种企图，因此，他一直把自己投入、植入到题材中……（林幸谦，1999：2）

以上的评论是陈慧桦为林幸谦的散文集——《狂欢与破碎——边陲人与颠覆书写》写代序的时候所提出的。顾名思义，这本散文集所收录的诸多篇散文中都有浓郁的边陲情结的表现。这种书写无疑是与林幸谦的离散经历有关，他经历三地中文系学业生涯，始终无法获得身份上的认同感，三地中文系学业生涯，让“他已能深切感受到真正的边缘性的悲壮与荒谬、边缘性的欲望和压抑”。（林幸谦，1999：1）因此，在如〈禁忌的梦：边陲的异客〉、〈幻象：在

历史边缘》、《过客的命运》等文章都可以看出他对失去身份认同的人身处在边缘的悲痛与呐喊：

落在边缘的种子，长成了巨木，从树上飘下的落花，充满了凋零的寂寞，秘密地安抚异客的心灵。（林幸谦，1999：8）

赤裸的秋花，开在不知名的老树上，那种卑微的花姿，大概连自己的身份和历史都无法确知，迳自在树的边缘对宇宙说话……（林幸谦，1999：18）

凡漂泊的，凡思乡的，都属于边缘人。海外人的一生，无非是一幕幕无人欣赏的默剧，或是独自演义的寓言，只能以他者的文化作为自己的传统。（林幸谦，1999：90）

林幸谦善于在散文中运用一系列的意象来表达身为边缘人的苦闷，更深刻地表达出失去身份的边缘人的惆怅。他以“落在边缘的种子”、“赤裸的秋花”隐喻流落在海外的边缘人，表达出他们的寂寞与悲痛，还有他们对身份与历史归属的不确定性。林氏认为，凡是走在追寻身份路途上的海外中国人，都属于边缘人，只能把异地的文化无可奈何地作为自己的传统，对于自身的文化母体，“一切文化传承止于这里”。（林幸谦，1999：90）

林幸谦的心是向往着中国的，然而台湾与香港的留学生涯无法让他找到身份上的认同感，加上马来西亚排挤华裔的缘故，让他感到自己生活在中心与边缘的狭缝中，领略到身为海外华人的尴尬处境。对于这一情况，在林幸谦的诸多文本中有深刻的描绘：

月色下的马来亚大学，逼使我们周遭的社会感到迷惘。这种文化上的惘然及其沉重的梦，令我们喘不过气来。（林幸谦，2004：91）

我总记得我活在人间。新一代海外华人挤在祖先与原住民的文化传统之间长大了，成长的历程中不断面临文化认同的危机。在抉择过程中，血统观念和文化认同，是魔鬼的人和神的人所争夺的灵魂的筹码。（林幸谦，2004：139）

那时候，马来亚大学是马来西亚唯一一件设有中文系的大学，这意味着中华文化无法在马来西亚立足，甚至遭到排挤。因此，林幸谦“意识到个体与社群已无法互相依赖，甚至互相诋毁”。（林幸谦，2004：91）在这种情况下，林氏无法承认自己是个马来西亚公民的身份，另一方面又无法摒弃自己是个中国人的身份，然而现实中他的确是个海外华人，因此他身处在中国与马来西亚的文化缝隙中长大，无法找到文化上的认同。文化认同是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中华文化是中国人的文化母体，它是身份的主要象征之一，林氏无法在马来西亚找到文化上的认同，也意味着无法找到身份的认同。纵观以上论述，无论林幸谦身处马来西亚、台湾或香港，始终无法走入中心，注定当一个没有身份的边缘人。因此，一如绪论所提及的，从〈窗外的他者〉一文中可以看出他对海外华人所面对的身份上的尴尬处境特别关注：

关于身份认同、文化冲突/差异、中国属性，尤其是边陲课题（periphery/marginality）等问题，对于海外中国人而言，足可以让几代的人加以书写与阐发，是世纪性的一个问题。（张永修、张光达、林春美，2002：314）



整体而言，林幸谦的文学多书写有关边陲化、漂泊等问题。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身处中国的边陲，之后他到台湾修读硕士，如今定居香港，按理说他多少已从边陲进驻到中心了，然而他仍然有被边缘化的感觉，这无疑时代的不幸所造成的，因为当时的台湾汉人对外省人的排挤，还有香港宰势族群广府人对内地人的排挤等。（林幸谦，2005：261）林氏对以上所述的情景有真实的经验，于是他多书写对身份认同问题的探讨，并在这一方面中把自己定位为一再陷入或漂泊在边陲的孤儿，永远也找不到身份上的归属，终生徘徊在追寻，幻灭，反思与再追寻之间。林氏对身份认同的关注，无疑是对海外华人身份属性的一种焦虑。若要为林氏对于身份认同的心境作一个概括，古远清所写的一段话最贴切不过：

他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均体验着另一种离散族群的边缘心境，冷漠地和海外炎黄子孙共睹分裂的视野。难怪他有浓郁的边陲情结，心头有一片任你狂喊的文化海岸。（林幸谦，2005：3）

## 第四章 结论

林幸谦是海外华人的后裔，在马来西亚土生土长，未曾亲身体验过祖辈们的离散之苦，但纵观其文学书写，不难发现无论是在他出国留学前或后，都非常关注海外华人祖辈到异地的心酸历史与炎黄文化属性（即身份认同）课题，更表露出他对中国的憧憬与孺慕、漂泊意识与对身份所属的追寻。身为马华作家的林幸谦，试图承担起海外华裔对离散命运与遭遇的沧桑历史，并透过文学书写来传达，因此其文学具有浓烈的离散特质。在众多的马华新生代作家之中，林氏或许是对海外华人的身份归属最为执着的一位。

在马来西亚，林幸谦处于中华文化被歧视和排挤的社会。那时候，只有马来亚大学设有中文系，从此状况可以看出身处在马来西亚的华人被当地政府视为“他者”。林氏毕业于马来亚大学之后，选择出走，到台湾与香港分别修读中文系硕士与博士学位，并把这两个靠近中国的岛屿视为追寻身份认同感的梦土。1989年，林氏带着一股追寻文化属性的热血，试图在属于中华文化社会的台湾寻找到身份上的认同感，这是因为他无法在马来西亚感受到身份上的认同感而产生的一种身份回归夙愿。然而，到了由中国人组成的社会，他亲眼目睹台湾人对中华文化的冷漠，惊觉在当地仍然要面对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各种问题，身份属性的回归梦宣告幻灭。随后，他于1993年到香港修读博士课程。经历了在台湾所遭遇的挫折后，他仍然带着一颗文化属性回归的憧憬到香港，却发现中华文化在香港仍然受到忽视，加上那时候身处在香港的海外华人处于中国人身份和被殖民身份的纠结之中，更有香港宰势族群广府人对内地人的排挤，因

而无法让他在当地感觉到中国主流的回归，仿佛身处在地域的“他者”，面对着身份的缺失。

林幸谦的三地中文系学业生涯让其心境有所转变，继而影响了文学创作。在马来西亚，林氏注定当一个“他者”，无法得到身份与文化的认同感，加上他对中华文化母体一往情深，于是极为期盼中华文化的回归。他带着寻找身份归属的憧憬负笈台湾，在事与愿违的现实之下，对于海外华人的处境感到悲愤至极。后来，他的憧憬在香港也面对着种种冲击，渐渐对文化回归梦感到释然。此外，林氏的创作视野也开始扩展，从个人身份的文化追寻与认同危机，扩展到整体海外华人群组的文化身份的追寻与认同危机。

诚如上述所言，林幸谦的书写具有浓烈的离散特质，其中以身份认同意识居多，这与其留学生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他到台湾与香港之前，都期盼能找到身份上的认同感，因此其文学多反映了自身或整体海外华人对身份归属的追寻。对于自身而言，林氏在马来西亚未能找到身份的认同感，犹如一个外来者一样离散在异地，因此他对于自身身份属性的追寻是义无反顾的。另一方面，他在台湾与香港目睹了当地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毫无焦虑感，也没有拥抱中华文化的意图，因此林氏透过文学与一众海外华人进行对话，其中有责备海外华人毫无身份认同的意识，也有告诫海外华人应该抱持身份的焦虑感，并追寻回已在中国版图外所失去的身份属性。

然而，林幸谦最终无法在台湾与香港找到炎黄子孙的身份认同感，继而对身份认同的问题感到迷惘，产生了边陲意识，并通过一种边陲人生的书写，以宣泄海外华人如同身处边陲的孤儿的可悲处境。林氏生于边陲，留学于国外两

地也一样是生活在边陲，于是他陷入了一个又一个的边陲，仍然无法找到身份上的认同感，继而产生了有关漂泊、边陲、失根一系列的写书写主题。林氏对于身份的迷惘与探问，显示出身处异地的海外华人在政治排挤与文化打压下，所产生出对身份归属何去何从的尴尬处境与心境。诚如前文所述，林氏在《癫痫之路》中以“癫痫”来隐喻马来西亚排挤华裔与其文化的弊病，而在《命运的逃亡者》中也描述了其患有癫痫症的兄弟，并可以从中窥视到林氏对于海外华人命运的诠释：

岁月流转，造化弄人，我永远都逃不出我的命运：像一只终生被囚禁的蜥蜴那样，对忧伤特别敏感。活在这样的命运里，大概没有人能够保持超然的心态。自古人道是生命如梦，我却只体悟到人生非梦的现实，彻底体悟生不如死的真相。非梦的人生，已走得太远，回头无路。（林幸谦，2005：102）

身为马华作家的林幸谦，为离散书写投入了半生的精力，为身处于马来西亚或其他中国以外地区的华人勾勒出一幅离散者的精神面貌，也活灵活现地把离散者的处境与心境现于纸上。

不仅如此，林幸谦在离散书写中运用了一些高超的写作技巧，更深刻地呈现出离散族群的处境与心理感受，其中以比喻最为突出，例如他把自己或离散华人比喻成“溯河鱼”、“孤儿”、“落在边陲的种子”等，还有以“汉唐”、“黄河”、“中文系”这些中国符码来暗喻中华文化，但由于论文所涉及的范畴面积所限，只能局限于论述林氏离散书写中的认同意识，唯有略去了对其创作艺术手法的研究。

纵观以上论述，在马华新生代作家之中，对于身份认同方面的书写，林幸谦的文学可说是最为深刻隽永的，但对于林氏离散书写的研究却是寥寥可数，实为可惜，故本论文对学术界可发挥抛砖引玉之效，好让更多学者关注林氏的离散书写。

## 参考文献

### 一 中文书目

1. 郭佳佳（1997），《离散者的中国民族主义——华裔学者赵穗生，郑永年面对中国的身份策略》，台北：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中国大陆暨两岸系教学与研究中心。
2. 何国忠（2002），《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
3. 黄锦树（1996），《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马来西亚：华社资源研究中心。
4. 黄万华主编（2004），《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华文文学》，济南：山东出版集团。
5. 林幸谦（2005），《愤懑年代》，马来西亚：马来亚图书有限公司。
6. 林幸谦（1995），《狂欢与破碎——边陲人生与颠覆书写》，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7. 林幸谦（2003），《漂移国土》，马来西亚：学而出版社。
8. 林幸谦（2005），《千岛南洋》，马来西亚：马来亚图书有限公司。
9. 林幸谦（2004），《人类是光明的儿子》，马来西亚：马来亚图书有限公司。
10. 林幸谦（1999），《诗体的仪式》，台北：九歌出版社。

11. 林幸谦（2001），《原诗》，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12. 林水椽、骆静山主编（1984），《马来西亚华人史》，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
13. 李有成（2013），《离散》，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4. 饶奴子主编（2007），《流散与回望：比较文学视野中的海外华人文学论文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5. 许文荣、孙彦庄主编（2012），《马华文学文本解读（上册）》，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
16. 许文荣、孙彦庄主编（2012），《马华文学文本解读（下册）》，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
17. 叶啸主编（2006），《当代马华作家百人传》，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18. 张锦忠（2011），《马来西亚华语语系文学》，马来西亚：有人出版社。
19. 张锦忠（2003），《南洋论述：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台北：麦田出版社。
20. 张锦忠、黄锦树主编（2006），《重写·台湾·文学史》，台北：麦田出版社。
21. 张永修、张光达、林春美主编（2002），《辣味马华文学——90年代马华文学争论性课题文选》，马来西亚：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马来西亚留台校友联合总会。

22. 钟子翱、梁仲华、童庆炳（1984），《文学概论（上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3. 朱立立（2008），《身份认同与华文文学研究》，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

## 二 英文书目

1. Safran, W. 1991. 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 In *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Affairs* 1(1).

## 三 期刊/论文

1. 古远清，〈离散族群的边缘心境——论林幸谦新世纪的华文创作〉，《南方文坛》，2008年第4期，页99-102。

2. 黄锦树（2004），〈华文少数文学：离散现代性的未竟之旅〉，黄万华编，《多元化语境中的华文文学》（页282-293），济南：山东出版集团。

3. 钱超英（2007），〈流散文学与身份研究——兼论海外华人华文文学阐释空间的拓展〉，饶奴子编，《流散与回望：比较文学视野中的海外华人文学论文集》（页29-40），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4. 汪金国、王志远，〈“diaspora”的译法和界定探析〉，《世界民族》，2011年第2期，页55-60。



5. 谢佩瑶（2011），〈马华离散文学研究——以温瑞安、李永平、林幸谦及黄锦树为研究对象〉，未出版硕士论文，拉曼大学，马来西亚。

